

華夏導報

社址：中國文化大學 編輯室：八六一〇五一
臺北陽明山華岡 電話：二二八八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校刊 非賣品 增刊 100

Table with staff names and roles: 創發社, 副社, 編輯, 發行, etc.

誰是主席?

淺談「立法院主席風波」事件

丘周剛

法律之制定，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程序，方生效力。因此在我國，立法的最高機關——立法院，其言行則頗受國人所矚目！斯乃為防止發生「造法者不守法」之現象，以避免司法者形成執法困惱局面。故對於立法院行為絕對適法性的要求則要求十分嚴苛，期能建立司法機關的權威性！

第一屆選出之立法委員其繼續行使其職權是無期限的。過去的三十年中，由於憲法未明定立法院院長之任期，且立法院院長皆由第一屆選出之委員所擔任，因而對於任期之解釋為無期限限制。在以往雖有立法院數度改選院長之情形，但卻均與任期無關，而是由於政治、人事等原因所造成的。至民國七十年四月二十八日，立法院第六十七會期第十九次會議，三讀通過張子揚等一三三七委員連署修改立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二條文，增列第一項規定：「立法院院長、副院長任期為三年。」自始立法院院長任期問題在程序法上得到進一步的認同。

總統任期為六年，首屆總統係於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就職，應至民國四十二年五月二十日任滿，……故依此釋文可為類似解釋，立法院院長之任期終止日應採後者是，因而其主席地位為合法的。

但是立法院於同年通過之「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第一條之一的規定：「院長、副院長選舉於第一屆立法委員每次增額委員選出就職後，定期舉行。」對於「定期」二字，頗值得斟酌，因為定期就必須決定時間，而決定時間就得召開會議，依立法院組織法第六條規定立法院會議以院長為主席。則第一次會議至所決定選舉院長日期之「定期」，此會期間，主席是誰？乃本文議題，以下分二項淺述之：

一、舊任院長於下次立委選舉中，獲得連任，其任「預備期間」之會議主席合法否？本文採肯定說。有下列原因：(一)依立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立法院院長、副院長之任期為三年。現任立法院院長於民國七十三年三月三十日立法院第七十三會期第十一次會議就職，其任期應至民國七十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止抑或七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根據司法院法官會議第二十一號解釋：「憲法第十七條規定

伯先學社

林家花園參觀後記

名聞遐邇，有全國第一林園之譽的林家花園，從興盛、沒落、毀壞，經四年的整修，脫胎換骨，重新面對這塊土地的子民，展開中國文化精粹的內涵。然而，變電器却誇張地佔住美麗風景，花園管理處設在最大、最美的定靜堂內。這種行為已破壞古蹟，實在令人扼腕。花園的後面被公寓緊緊壓迫，醜得無以復加。為何在整建計劃之初，不加以全盤計劃。如今周遭景觀惡劣，恢復無望了。至於幾棟建築物如定靜堂、來青閣、汲古書屋等，內部並未開放，只得旁觀而不得入堂奧，實為無可奈何之事。畢竟古厝精緻典雅，若眾人齊來，一石一木將破壞更快。何況有些人欠缺公德心，名園壽命究竟還有多長呢？中國園林建築的特色與精神何在？應當是所有遊園者在飽覽之餘，得進一步追求審美的高層次活動。林家花園不同於一般遊樂區，不是走馬看花，熱鬧一番就可以滿足的。而且從林家花園的每一角落，都能察覺傳統建築美的風貌，一種精神生活品味和文人特有的風格。當參觀民衆再投入現代都市建築中，便能強烈體會到現代建築適合人居呢？還是傳統園林適合靈性生存空間？古蹟修復不易，遊園觀衆更要珍惜一草一木，以老友心情對待。不要以為目前的粉飾就能永保未來免於崩毀。林家花園是目前純中國建築少數典型之一，它的文化價值超乎經濟利益和教育意義。我們要以珍貴的文化遺產視之，傳統文化命脈才有傳承光大的一天。

郭秀琪 (下)

胡琴聲響

「哎！沙兄弟，你總算開了金口，」李嫂放下了碗筷，一手撫摩著前胸，「我都快憋死了！剛才我和黎兄弟提了一下，想不到他竟然給我一個軟釘子，說什麼事都你決定。我在想你們親如兄弟，怎麼會計較這呢？」

「是呀！是的，我們之間怎會有這種事？別理老黎！」沙吉打著哈哈。

「所以啦，我到中午還不走，賴了你們一頓午飯，為的就是等你一句話！」李嫂的臉上開始堆起了笑容，「怎麼樣？沙兄弟？」

「嗯……」老沙沉吟了一會，在六十歲的老臉皮上聚起了一堆的皺紋。他用眼角看了黎子民一下，陡然上心的是那個晚上：老黎坐在床沿，起伏的雙肩，強壓的哽咽——成了！李嫂，靜月就先住下，看慣不慣這的生活，再說其他的！」

「真的，那真好！靜月——」李嫂推了她一下。

靜月不發一言，只是默默領了首。

黎子民幾乎愣住，他不能置信地看著沙吉，而沙吉只是繼續專心地扒著飯。

靜月住下的前兩個月，真是足足使沙吉和黎子民兩個半百的老頭吃足了苦頭。先說洗衣服，一向是黎子民很自動的替沙吉洗，兩人也從沒計較。一天早上起來，黎子民想該是洗衣服的日子，往兩人床底一探，居然什麼也沒。黎子民走到屋前一看，門前那條小溪上，坐著洗衣的不就是靜月？黎子民看著自己和沙吉的內衣褲，一件一件在靜月的手中搓、洗，竟有好一陣子的眩惑。再就是美飯，本來三餐訂的好好的輪誰煮就誰煮，而一下之間，彷彿自己和沙吉都成了吃閒飯的。沙吉看著自己每天的澆花工作，輪到了靜月的手上，居然還氣定神閒地拉著胡琴哼呀！啾呀！黎子民就不大是味，尤其碰到洗

完澡，本可以光著臂膀到前院納涼，這會全給剝削了，黎子民想到就嘔，就受不了，說給沙吉聽，他居然說：

「老黎，都是一把年紀的人，還守這些？看我那天不是光著上身進進出出？看吧！我也沒嚇著誰，也沒見誰給我臊得臉紅過！哎！你呀！告訴你——靜月也是有年歲的人，不是那麼容易大驚小怪的人。」

「可是，我不習慣呀！」黎子民哭喪著臉說。

「哎！沙吉有些光火，」你怎麼這麼整？到底是你男的？還是她男的？你放不開，那吃苦受罪是你，我可不陪著倒楣。」

黎子民還是喃喃，沙吉依然如故。只是靜月在最初兩個月的沉默，已經逐漸轉變「照料」生活起居。這晚，靜月盯著沙吉把一碗雞湯喝掉，沙吉咕嚕的，仰脖子一口氣喝光說：「我娘以前也沒這樣管過我。」

「這不是管，這是照顧。」靜月答。

隨著「照顧」兩字出口，沙吉聽了不禁一陣心驚！這，不會是偏了鋒吧？他開始想，當初所決定過的的事，要快點進行……

漠然的天氣，在白露的節氣下，漸漸轉涼了。很快就是八月十五中秋。這天吃過了晚飯，三人端了桌子板凳到了前院，靜月殺了幾隻鴨子，大家一邊吃一邊賞月。黎子民今晚喝了不少酒，是和沙吉行拳輸的。他喝了酒，氣粗了，膽壯了，說話也大聲些，藉著酒意，黎子民斜著頭問靜月道：「靜月，妳也來了快三個月了，我先敬妳一杯酒。」黎子民說著便仰頭飲了一杯，「三個月來，有愉快，當然也有生活上的不便。可是……呢來這裏……」

「老黎……」沙吉扯了黎子民一下。

「沙兄弟，沒關係的。讓黎兄弟說也好。」靜月把手擺了一下，雖說是閩南人，卻是說著一口標準國語。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其實，不勞黎兄弟問，我自己也該說說的，可是，不曉得……受不受當？」

「有什麼不妥當？」黎子民提高了聲音，「我和老沙……」

「喂！你歌歌行不行？舌頭都大了！」沙吉顯然對黎子民的醉意有些火大，「靜月，妳就說說看，這住同一個屋頂下，本來就該互相關心。」

「對！對！互相關心。」黎子民已經趴在桌上了。

「沙兄弟、黎兄弟，三個月來我確實知道李嫂子說的沒錯——您倆真是好人。」靜月此刻低眉斂坐，儼然有一股上了年紀的人的持重，「其實，我不是李嫂子的表妹！」靜月的眼光，靜靜地掠過桌面，掠過他倆。沙吉和黎子民都同時感到那眼光掃過時的壓力。

「呃——你說不是李嫂子的表妹？」黎子民扶起了自己的頭，睜著眼問，心中卻開始雪亮了起來。

「是的！我不是。」靜月喝了一口酒，「我是個印尼新娘。」

「印尼新娘？」黎子民把身體前引，有著幾分的意外，更有幾分的不可置信，沙吉卻不發一言地吃著月餅。

「是的，我是個印尼新娘。三年前我和故鄉的幾個朋友來到台灣，經人介紹和台灣人結婚。我們的婚姻，不像報紙所講的那樣，是我們騙婚；反而是我們被騙了婚。」靜月的嘴抽了抽起來，「離鄉來到這裏，陌生的孤獨。結婚的第一個月，我的先生對我也很好，等到我把錢給了他做生意，就再也沒有見過，就這樣過了三三年。在印尼我也是結過婚，丈夫死了，兒女也送走了，才想來台灣求個生活，這樣一來，我回不去，三年裏真是什麼事都做過，在今年二月，我和李嫂因為在市場做生意而認識了，談著談著也投緣，她知道我一直沒有個固定的住的地方，就想到了你們，一方面她出於一片好心希望我安定，另一方面她希望彼此有個照應。李嫂說的也對，畢竟大家都是個個晚年，唉！都這個年歲……」靜月透著一些感傷，看著沙吉：「沙兄弟，那天多謝你的允許……」

「沙吉因之，一楞，避開靜月的眼光，他看看黎子民，黎子民也正看著他，眼光透著一股疑問。沙吉搖搖頭：「靜月，可別這麼說，就好像李嫂的打算，咱們都是這把年紀的人，還能變什麼把戲，不過圖個晚年，我和老黎——」他頓了一下，「坦白說，生活起居是有些改變，可是，也因為你而輕鬆多了。在台灣，我和老黎是沒親沒故，你也就這麼一個，就算緣份嘛！碰在一起互相作伴。老黎，你說對不對？」沙吉撞了黎子民一下

「我不知不該說？我的心情……那信上第一句話說：子民夫君，自從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清晨四點與你分別至今，已經是三十五個年頭了。我看到這裏，整個人幾乎都覺得摸了一把臉……」

「其實你心裏面想什麼，我會不知道？六十歲了，該經歷的，該嘗的，我大概都曉得……」

「老哥！我……」黎子民因年紀而顯得逐漸轉灰的眼睛，竟透出了一層薄光。

沙吉拍了拍他的背：「老弟，我知道弟婦不在身旁，你受苦，你們的感情——我知道。」

「唉！」黎子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她更苦，那邊……更不好生活。這幾年我不斷從香港轉信進去，也都沒有回音，直到那天——」

「那天？」沙吉奇怪道。

「我不記得靜月來的那天？在那天早上我告訴你覺得怪悶的，因為前一天傍晚，鎮長叫我過去，拿了一封託轉的信給我——居然是那邊來的。」

「你怎麼沒告訴我？」

「我不知道該不該說？我的心情……那信上第一句話說：子民夫君，自從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清晨四點與你分別至今，已經是三十五個年頭了。我看到這裏，整個人幾乎都覺得摸了一把臉……」

「老沙，咱們來換便當好不好？怎麼你今天又比我多了一塊雞胸脯？」

沙吉一口飯差點卡在喉嚨裏下不去，一張黑瘦的臉脹得透出一股壓力：「老黎——」

「好啦！別冒火了。」黎子民一看苗頭不對：「我開玩笑，你別放心裏去。」他的臉上堆起一臉笑意。

沙吉不發一言，挾起雞胸脯：「給你。」他把肉放在黎子民的便當裏。

「幹嘛呀？」黎子民有些慌，「我說過玩笑……」

「我可不可！」沙吉正色道：「老黎，我們是共過生活患難的老朋友，我不願意因為一塊雞肉，或是一個人，來讓你猜忌我。」

「……」黎子民花白的頭低下了低，又抬起來。

「其實你心裏面想什麼，我會不知道？六十歲了，該經歷的，該嘗的，我大概都曉得……」

「老哥！我……」黎子民因年紀而顯得逐漸轉灰的眼睛，竟透出了一層薄光。

沙吉拍了拍他的背：「老弟，我知道弟婦不在身旁，你受苦，你們的感情——我知道。」

「唉！」黎子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她更苦，那邊……更不好生活。這幾年我不斷從香港轉信進去，也都沒有回音，直到那天——」

「那天？」沙吉奇怪道。

「我不記得靜月來的那天？在那天早上我告訴你覺得怪悶的，因為前一天傍晚，鎮長叫我過去，拿了一封託轉的信給我——居然是那邊來的。」

「你怎麼沒告訴我？」

「我不知道該不該說？我的心情……那信上第一句話說：子民夫君，自從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清晨四點與你分別至今，已經是三十五個年頭了。我看到這裏，整個人幾乎都覺得摸了一把臉……」

「老沙，咱們來換便當好不好？怎麼你今天又比我多了一塊雞胸脯？」

沙吉一口飯差點卡在喉嚨裏下不去，一張黑瘦的臉脹得透出一股壓力：「老黎——」

「好啦！別冒火了。」黎子民一看苗頭不對：「我開玩笑，你別放心裏去。」他的臉上堆起一臉笑意。

沙吉不發一言，挾起雞胸脯：「給你。」他把肉放在黎子民的便當裏。

「幹嘛呀？」黎子民有些慌，「我說過玩笑……」

「我可不可！」沙吉正色道：「老黎，我們是共過生活患難的老朋友，我不願意因為一塊雞肉，或是一個人，來讓你猜忌我。」

「……」黎子民花白的頭低下了低，又抬起來。

「其實你心裏面想什麼，我會不知道？六十歲了，該經歷的，該嘗的，我大概都曉得……」

「老哥！我……」黎子民因年紀而顯得逐漸轉灰的眼睛，竟透出了一層薄光。

沙吉拍了拍他的背：「老弟，我知道弟婦不在身旁，你受苦，你們的感情——我知道。」

「唉！」黎子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她更苦，那邊……更不好生活。這幾年我不斷從香港轉信進去，也都沒有回音，直到那天——」

「那天？」沙吉奇怪道。

「我不記得靜月來的那天？在那天早上我告訴你覺得怪悶的，因為前一天傍晚，鎮長叫我過去，拿了一封託轉的信給我——居然是那邊來的。」

「你怎麼沒告訴我？」

「我不知道該不該說？我的心情……那信上第一句話說：子民夫君，自從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清晨四點與你分別至今，已經是三十五個年頭了。我看到這裏，整個人幾乎都覺得摸了一把臉……」

「老沙，咱們來換便當好不好？怎麼你今天又比我多了一塊雞胸脯？」

沙吉一口飯差點卡在喉嚨裏下不去，一張黑瘦的臉脹得透出一股壓力：「老黎——」

「好啦！別冒火了。」黎子民一看苗頭不對：「我開玩笑，你別放心裏去。」他的臉上堆起一臉笑意。

沙吉不發一言，挾起雞胸脯：「給你。」他把肉放在黎子民的便當裏。

「幹嘛呀？」黎子民有些慌，「我說過玩笑……」

「我可不可！」沙吉正色道：「老黎，我們是共過生活患難的老朋友，我不願意因為一塊雞肉，或是一個人，來讓你猜忌我。」

「……」黎子民花白的頭低下了低，又抬起來。

「其實你心裏面想什麼，我會不知道？六十歲了，該經歷的，該嘗的，我大概都曉得……」

「老哥！我……」黎子民因年紀而顯得逐漸轉灰的眼睛，竟透出了一層薄光。

沙吉拍了拍他的背：「老弟，我知道弟婦不在身旁，你受苦，你們的感情——我知道。」

「唉！」黎子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她更苦，那邊……更不好生活。這幾年我不斷從香港轉信進去，也都沒有回音，直到那天——」

「那天？」沙吉奇怪道。

「我不記得靜月來的那天？在那天早上我告訴你覺得怪悶的，因為前一天傍晚，鎮長叫我過去，拿了一封託轉的信給我——居然是那邊來的。」

「你怎麼沒告訴我？」

「我不知道該不該說？我的心情……那信上第一句話說：子民夫君，自從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清晨四點與你分別至今，已經是三十五個年頭了。我看到這裏，整個人幾乎都覺得摸了一把臉……」

「老沙，咱們來換便當好不好？怎麼你今天又比我多了一塊雞胸脯？」

沙吉一口飯差點卡在喉嚨裏下不去，一張黑瘦的臉脹得透出一股壓力：「老黎——」

「好啦！別冒火了。」黎子民一看苗頭不對：「我開玩笑，你別放心裏去。」他的臉上堆起一臉笑意。

沙吉不發一言，挾起雞胸脯：「給你。」他把肉放在黎子民的便當裏。

「幹嘛呀？」黎子民有些慌，「我說過玩笑……」

「我可不可！」沙吉正色道：「老黎，我們是共過生活患難的老朋友，我不願意因為一塊雞肉，或是一個人，來讓你猜忌我。」

「……」黎子民花白的頭低下了低，又抬起來。

「其實你心裏面想什麼，我會不知道？六十歲了，該經歷的，該嘗的，我大概都曉得……」

「老哥！我……」黎子民因年紀而顯得逐漸轉灰的眼睛，竟透出了一層薄光。

沙吉拍了拍他的背：「老弟，我知道弟婦不在身旁，你受苦，你們的感情——我知道。」

「唉！」黎子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她更苦，那邊……更不好生活。這幾年我不斷從香港轉信進去，也都沒有回音，直到那天——」

「那天？」沙吉奇怪道。

「我不記得靜月來的那天？在那天早上我告訴你覺得怪悶的，因為前一天傍晚，鎮長叫我過去，拿了一封託轉的信給我——居然是那邊來的。」

「你怎麼沒告訴我？」

「我不知道該不該說？我的心情……那信上第一句話說：子民夫君，自從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清晨四點與你分別至今，已經是三十五個年頭了。我看到這裏，整個人幾乎都覺得摸了一把臉……」

紫雲園主

茶藝社提供

茶壺與品茗(上)

年人有成年人的玩具。而人之所以需要玩具，是為了滿足人類心理上一種特殊的需要。從幾個小孩搓泥人，到一群人製造登月火箭，心理的需求是一樣的。玩具可以各種形式出現……

「可見茶壺是可當作玩具的。」

初識時，他是集壺者，看到自己所沒有的造型、質料、色澤，不論價格的高低，總以擁有它為樂。曾玩笑的說：「一把壺就是一位愛妾，您想學住青的曼吧？」就像孩童時看到信封上的郵票就撕，也不管已重複的有多少。

對茶壺的初步接觸，是朋友邀約，以朱泥小壺沏茶招待，與家中使用瓷器製品的三合壺，等水一沸開，抓住茶葉一放的沏茶方法不同。並發現不同造型的茶壺，沏泡相同的茶葉，產生不同的茶湯，引發深入探討的好奇心，對「茶藝文化」這門學問產生興趣，開始蒐集有關茶葉、茗壺的書冊與實物，將家中酒櫥的擺飾品移開，換以各式各樣的茶壺。並且對每一把茶壺的優缺點，加以比較分析與歸納，得其結果，進而擬象設計，探求缺點的改良方法，以作學問的方法來認識茶壺，由外觀的視覺，使用時的觸感至內在的骨胎質料，

有位茶侶來訪說：「我現在開始玩茶壺，請你提供好玩的茶壺……」

好玩的茶壺？我楞楞的看著玻璃櫥窗中各種不同造型的茶壺，什麼樣的茶壺是好玩的？訂定的標準在那兒？他笑笑的說：「這是普通話呀！現在茶友們不都是說在玩茶壺嗎？」最常遇到的問題是：「怎麼樣去認識茶壺與選購茶壺？」

茶壺是玩具嗎？倪匡撰玩具言：「玩具和人，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任何人，從八十老翁到滿月小孩，都離不開玩具。小孩有小孩的玩具，青年有青年的玩具，成

年人成年的玩具，經歲時的聽覺，飲用茶湯時的味覺、嗅覺，如此由趣味開始，愈深入愈有趣味。

茶壺的把玩鑑賞，隨個人欣賞角度與層次而異。有人喜好具歷史文化淵源的古壺；有人喜好宜興壺；有人喜好具陶藝性的手拉坯壺；有人喜好的代表中華民國今日台灣的陶壺。但不論如何，其蒐集茶壺陳列擺飾，欣賞其藝術性兼實用性，讚賞茶壺的造工、土質，愈用愈美，久而不厭，陶然的神情是一致的。

台北世界書局印行的陶壺譜錄，將我國陶壺方面的名著彙編成上下兩冊，其中陽羨名陶錄二卷、陶說六卷、茗壺圖錄一卷、旬雅二卷、飲流齋說壺十卷……等等，對陶壺的特性、產地、泥色、骨胎、火候、造工……等，均有詳盡的陳述。民國廿六年十一月出版陽羨砂壺圖考，序文中李公景康言及區區壺藝之微，憂其所失，故與諸友共力編選。今可作為玩壺的參考資料。

國內各地均有良好的陶土，製造業者大多選材於陶壺原料供應商，自行採集研究使用者較少。目前以鶯歌地區製造茗壺所慣用的陶土而言：

南投、埔里、水里、魚池等地區的陶土，可燒製成豬肝色、暗肝色。

苗栗、尖山、新竹等地區的陶土，可燒製得淺朱色、橘黃色、深褐色。

龍潭、大埔、林口等地區的陶土，可燒製得土黃色、米黃色、灰白色。

北投、宜蘭、羅東等地區的陶土，可燒製得灰白色、土黃色，或夾有銀光閃點。

花蓮、台東等地區的陶土，可燒製得豆碧色、灰白色，或夾有銀光閃點、黑點。

茶壺造型變化層出不窮，可供玩壺者多所擇取。容積的大小，也為了適合茶侶相聚時，視人數多寡而選定。一般而言，茶壺容積六〇cc（俗稱對飲壺）至二百五十cc之間，及能發出金石之聲者，較受大眾所喜愛，其壺質的吸水率在百分之三之內。若吸水率太強，因潮濕的關係，存放時水分發散，容易產生霉味，影響茶湯。故當您試驗出那把適宜泡何種茶葉時，最好固定使用，避免一把壺沏泡各種茶葉，致使茶湯含有雜味。

測定壺質吸水率的方法：

$$B - A = AM \times 100$$

$$A = \frac{B - A}{M} \times 100$$

AM = 完全乾燥的茶壺重量。
BM = 經過文火燻二小時後取出擦乾的重量。

（上接第二版）

要瘋了。想去找，想回去，可是……，又看到這些日子來靜月對你，心裏更是難過。黎子民靜靜的把雞胸遞了回去，「老哥，你別誤會！」

「老黎！我當初留下靜月，為的也是你……」

「為我？哈……哈……老沙，你別胡鬧！黎子民看著一臉懊惱的沙吉，「為什麼你會這樣做呢？」

「因為你接到信的那晚，我看見你半夜坐在床上……」沙吉啞聲道。

「唉！老哥……叫我怎麼說？」

「哎！別說了！」沙吉一拳捶在自己腿上，透著一股隱約可見當年豪邁的神情，「都怪我多事……吃飯吧！」

「老沙，莫怪我多嘴，靜月她……」

「自從我知道你媳婦是怎麼死在共匪的手上，我就再也會對女人感興趣了。」沙吉的眉心跳在一起，夾雜著一抹感哀之意，「靜月，我會料理……」

「老沙，不一樣的環境……」黎子民試圖勸著。

「我知道，可是與其忘不掉而常常去想，不如一個人，」沙吉笑了笑，「更何況，這麼多年，你陪著我，不也過得很好？雖然辛苦，可是適意。何必再找個麻煩？我想過了，也自認想通，畢竟也有歲數，這一層層……就免了吧！」沙吉再頓了頓，隔一會，看黎子民不響，才說：「別擔心，我有打算！」

黎子民看著午後的陽光晒在菜圃的菜葉上，他突然知道，有些事是永遠也過不去的！這天晚上，黎子民識趣地早早就寢。隔著一層布簾，他知道電視正有個節目上映著。沙吉啞啞啞地拉著胡琴，有一調沒一調，所以黎子民可以確定在看電視的一定是靜月，她可能選一邊在做活。

「靜月……」胡琴聲停了下來，沙吉開口道：「嗯？」她漫應著。

「……今天中午的便當很好吃，尤其是雞胸……」

「你喜歡吃？我明天再做！」靜月很快接口。

「哦！不必這樣！」沙吉嚇了一跳，怎麼越來越歪？真是！迂迴顯然行不通，直接了當算了！沙吉心裏盤算著，「靜月……我想……我想……我明白的用意，也知道你在舉動上的私心。可是……可是……我……我……很不習慣，也很不願意有這種事情，我的意思，你懂嗎？」

「沙兄弟——我……」

「靜月，我沒有怪你的意思，六十歲的智力也不允許我裝聾作啞。你很好，我不想拖著你在這住一輩子，我當然明白李嫂子的用意。可是她忽略了一件事，我老婆的死，對我的影響太大……」

「你太太？怎麼死的？死在那裏？」靜月追問。

「她死在共匪手裏，她的死，有一半是為我……我是個革命軍人，另一半是她的時也、運也、命也。這將近四十年來，我常常眼睛一閉，就看到她的死的模樣。這實在沒法克服，所以我很少再對女人起心意。你對我的照顧，我只能心領了！」

「沙兄弟……」靜月的眼睛，開始流露南國的神采，「我們的年紀漸長，難道你不想有個老伴？」

「從來沒想過，哈！」沙吉指指布簾，「我的老伴在裏頭，他陪著我，我可以不愁百年之後！」

「你的意思……」

「我和老黎出一筆錢，讓你回印尼。人，還是應該回去自己的故鄉……別像我們，想回去都沒法子。」沙吉架好了胡琴，「靜月，終歸我們有緣生活在一起一段日子，我和老黎也希望你好，畢竟都是離鄉在外的……你，好好考慮，錢，在神桌左邊的抽屜。等妳有了決定，就拿走吧！這片天地，就留給我，和老黎吧！」胡琴的弦音響起，靜月起身走向廚房，一步彷彿有一步的思量。

第二天，沙吉和黎子民忍著沒吃便當的飢餓走回木屋。遠遠地，黎子民看見並沒有煙從烟囪升起，他說：

「家裏沒人呢！」

「噢！」

「她真走了！」

「應該是！」

「老沙……」

「老黎！」沙吉拍著黎子民的肩膀，「這樣反而好，你說對不對？」

黎子民沒有回答，兩人沈默地走在太陽下。日正當中，萬物彷彿都活得小心翼翼。沙吉望了望天說：

「該下陣及時雨了吧！」

……我想……我明白的用意，也知道你在舉動上的私心。可是……可是……我……我……很不習慣，也很不願意有這種事情，我的意思，你懂嗎？」

「沙兄弟——我……」

「靜月，我沒有怪你的意思，六十歲的智力也不允許我裝聾作啞。你很好，我不想拖著你在這住一輩子，我當然明白李嫂子的用意。可是她忽略了一件事，我老婆的死，對我的影響太大……」

「你太太？怎麼死的？死在那裏？」靜月追問。

「她死在共匪手裏，她的死，有一半是為我……我是個革命軍人，另一半是她的時也、運也、命也。這將近四十年來，我常常眼睛一閉，就看到她的死的模樣。這實在沒法克服，所以我很少再對女人起心意。你對我的照顧，我只能心領了！」

「沙兄弟……」靜月的眼睛，開始流露南國的神采，「我們的年紀漸長，難道你不想有個老伴？」

「從來沒想過，哈！」沙吉指指布簾，「我的老伴在裏頭，他陪著我，我可以不愁百年之後！」

「你的意思……」

「我和老黎出一筆錢，讓你回印尼。人，還是應該回去自己的故鄉……別像我們，想回去都沒法子。」沙吉架好了胡琴，「靜月，終歸我們有緣生活在一起一段日子，我和老黎也希望你好，畢竟都是離鄉在外的……你，好好考慮，錢，在神桌左邊的抽屜。等妳有了決定，就拿走吧！這片天地，就留給我，和老黎吧！」胡琴的弦音響起，靜月起身走向廚房，一步彷彿有一步的思量。

第二天，沙吉和黎子民忍著沒吃便當的飢餓走回木屋。遠遠地，黎子民看見並沒有煙從烟囪升起，他說：

「家裏沒人呢！」

「噢！」

「她真走了！」

「應該是！」

「老沙……」

「老黎！」沙吉拍著黎子民的肩膀，「這樣反而好，你說對不對？」

黎子民沒有回答，兩人沈默地走在太陽下。日正當中，萬物彷彿都活得小心翼翼。沙吉望了望天說：

「該下陣及時雨了吧！」

雨薈/

舊依我 詩寫前窗在寒忍

推門走出樓舍
細雨已停止
陽台外，蟲聲唧唧
偶爾草尖滴出了淚
在遠深的寂靜裏
粵第一顆安詳的處子星
亮在長春藤攀爬的窗口
窗內，我的燈啊仍未熄滅
桌上散置不忍成篇的詩稿

寧靜的春夜
竟有些蕭蕭木落了
除夜的歲月遠逝
唯有雨聲可印證
糾正代柯的心事
冷落如殘缺的月荷
山影淡淡，如一聲嘆息
大地哭出了茂密的雨點
我依舊忍寒在窗前寫詩

詞之旅

綠肥紅瘦清照詞(二)

由於靖康之變，兵亂國危輾轉遷徙之故，使清照幸福的生
活，因其夫明誠之卒而成爲回憶的往事，然清照時年已五十
，無子無女，孑然一身，也因此使得詞風由花間轉而爲淒苦
。例如此首「永遇樂」：

落日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烟濃，吹梅笛
怨，春意知幾許？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
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 中州盛日
，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撚金雪柳，
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
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是李清照晚年所作，與「念奴嬌」中那種「清露晨流，新桐
初引，多少游春意」的情緒，截然不同。從這首作品中「如
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的句子裏，無論是語

氣或字句，都可以看出李清照年老的心境及淒涼悲苦的晚年
生活。雖然與早期的作品表達情境不同，但仍用委婉曲折，
扣人心弦的筆墨，刻畫人物和描摹心理，這才是難能可貴之
處。

再看另一首「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
，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
過也，最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慙
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
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
字了得？

這一首詞最是悲愁宛轉，且押入聲韻，又此起彼頭「尋尋覓覓
，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連疊七字，真似大珠小珠落玉
盤。最後又一句「到黃昏、點點滴滴」的疊字，彷彿與開頭
一連串的字句相呼應。玩其筆力，本自矯拔，詞家少有。
有人稱讚李清照的詞是「龍柳嬌花」(念奴嬌)、「綠肥
紅瘦」(如夢令)，也有人賞識她的「簾捲西風，人比黃花
瘦」(醉花陰)。在她的作品中，有不少是思念遠行的丈夫
或與丈夫自相娛樂的，然有部份已散佚，現存之詞集「漱玉
詞」，爲後人所撿拾。

四庫全書提要云：「清照以一婦人而詞格乃抗軼周、柳，
雖篇幅無多，固不能不寶而存之，爲詞家一大宗矣。」(漱
玉詞提要)由前人種種對清照的批評，可知李清照不愧爲南
宋一顆明亮的織女星作家。

經過長期觀察與統計的結果，我們發
現每個人的個性與出生的月份有密切的
關係，現在整理如后，以供大家參考，
期使每個人更能了解自己。

寅月(國曆大約二月四、五日)

三月五、六日)

比較實際性積極作爲的人，注重實際
利益，做事戰戰兢兢，不喜拖拉，精神
上比較緊張，睡眠時間少，常覺得工作
壓力大，經常處在過份緊張情形下，因
此易患胃病。特別敏感，異性緣好，分
析能力與指導能力均強。喜歡投機性的
道，有潔癖，女孩則較照顧娘家。

卯月(國曆大約三月五、六日)

四月五、六日)

很活躍、樂觀，不計較別人對自己的
看法，樂於助人，服務性好。較聽話，
好哭，懶散。

辰月(國曆大約四月五、六日)

五月五、六日)

做事腳踏實地，動作緩慢，穩紮穩打
型。發脾氣時很兇，性急躁，對金錢敏
感而有觀念。

巳月(國曆大約五月五、六日)

六月五、六日)

狡猾靈敏，看事情不對，都能及時閃避
。有突發性的暴躁脾氣，頗固執，喜嘮
叨，要求高，動作快。

午月(國曆大約六月五、六日)

七月七、八日)

爲人剛健，個性直，有虔誠的宗教信
仰，心善良，是遵守既定規則行事的人
。喜發牢騷，愛打抱不平，好面子，小
氣嘮叨，較不懂得變通，易使別人受不
了。

未月(國曆大約七月七、八日)

八月七、八日)

固執型，耐力強，凡事均要親眼所見
才肯相信。自己認爲是擇善固執，但是
給別人的感覺却是頑固不化，執行任何
事情，均有一「不見黃河不死心」的執著

《園易》易學研究社

從本月看個性

中月(國曆大約八月七、八日)

九月七、八日)

靈敏度高，對事情的變化反應敏捷，
與已月出生的人相差不多，但是比已月
的人圓滑，屬於圓滑型。行動敏捷，表
現大方，給人一種「無所謂」的感覺。
平時易浪費，樂助人，喜豪華，好享受

酉月(國曆大約九月七、八日)

十月八、九日)

愛漂亮，注重外表的修飾，對於呈現
於外表的事物，要求較爲完美，比較不
切實際。愛乾淨，有潔癖(尤其是男性
)，異性朋友多。

戌月(國曆大約十月八、九日)

十一月七、八日)

盡忠職守，對人與事都很忠實。耐心
十足，因過於忠誠，有時無法認清是非
。本性固執、孤僻，敏感性高，且不善
於表達自我。自己的心事比較不願說出
來。凡事常常爲他人著想，頗注重義氣

亥月(國曆大約十一月七、八日)

十二月七、八日)

聰明，頭腦靈光，屬理論型的人。一
些看法比別人前進，判斷力強，不斷地
把新觀念推廣。對於某些事記憶力強，
語言能力高，但好幻想，不實際去做，
且較不負責任，平時不喜清潔，不愛洗
澡。

子月(國曆大約十二月七、八日)

一月五、六日)

動作非常機靈，反應快，學習能力強
，但無耐性。學習過程中，能對整體的
觀念通盤了解，討厭死背。不喜歡固定
性質的工作，經常變遷。好管閒事，但
往往判斷錯誤，若有事則開溜第一。聲
音宏亮，理想很高，是完美主義者。

丑月(國曆大約一月五、六日)

二月四、五日)

有耐性，任勞任怨，能吃苦耐勞。爲
人固執，但有愛心。有多項的才能，對
事情能先計劃再執行，是有規劃能力的
人。

寅月(國曆大約二月四、五日)

三月五、六日)

比較實際性積極作爲的人，注重實際
利益，做事戰戰兢兢，不喜拖拉，精神
上比較緊張，睡眠時間少，常覺得工作
壓力大，經常處在過份緊張情形下，因
此易患胃病。特別敏感，異性緣好，分
析能力與指導能力均強。喜歡投機性的
道，有潔癖，女孩則較照顧娘家。

卯月(國曆大約三月五、六日)

四月五、六日)

很活躍、樂觀，不計較別人對自己的
看法，樂於助人，服務性好。較聽話，
好哭，懶散。

辰月(國曆大約四月五、六日)

五月五、六日)

做事腳踏實地，動作緩慢，穩紮穩打
型。發脾氣時很兇，性急躁，對金錢敏
感而有觀念。

巳月(國曆大約五月五、六日)

狡猾靈敏，看事情不對，都能及時閃避
。有突發性的暴躁脾氣，頗固執，喜嘮
叨，要求高，動作快。

午月(國曆大約六月五、六日)

爲人剛健，個性直，有虔誠的宗教信
仰，心善良，是遵守既定規則行事的人
。喜發牢騷，愛打抱不平，好面子，小
氣嘮叨，較不懂得變通，易使別人受不
了。

未月(國曆大約七月七、八日)

八月七、八日)

固執型，耐力強，凡事均要親眼所見
才肯相信。自己認爲是擇善固執，但是
給別人的感覺却是頑固不化，執行任何
事情，均有一「不見黃河不死心」的執著

辰月(國曆大約四月五、六日)

五月五、六日)

做事腳踏實地，動作緩慢，穩紮穩打
型。發脾氣時很兇，性急躁，對金錢敏
感而有觀念。

巳月(國曆大約五月五、六日)

狡猾靈敏，看事情不對，都能及時閃避
。有突發性的暴躁脾氣，頗固執，喜嘮
叨，要求高，動作快。

午月(國曆大約六月五、六日)

爲人剛健，個性直，有虔誠的宗教信
仰，心善良，是遵守既定規則行事的人
。喜發牢騷，愛打抱不平，好面子，小
氣嘮叨，較不懂得變通，易使別人受不
了。

未月(國曆大約七月七、八日)

八月七、八日)

固執型，耐力強，凡事均要親眼所見
才肯相信。自己認爲是擇善固執，但是
給別人的感覺却是頑固不化，執行任何
事情，均有一「不見黃河不死心」的執著

辰月(國曆大約四月五、六日)

五月五、六日)

做事腳踏實地，動作緩慢，穩紮穩打
型。發脾氣時很兇，性急躁，對金錢敏
感而有觀念。

巳月(國曆大約五月五、六日)

狡猾靈敏，看事情不對，都能及時閃避
。有突發性的暴躁脾氣，頗固執，喜嘮
叨，要求高，動作快。

午月(國曆大約六月五、六日)

爲人剛健，個性直，有虔誠的宗教信
仰，心善良，是遵守既定規則行事的人
。喜發牢騷，愛打抱不平，好面子，小
氣嘮叨，較不懂得變通，易使別人受不
了。

未月(國曆大約七月七、八日)

八月七、八日)

固執型，耐力強，凡事均要親眼所見
才肯相信。自己認爲是擇善固執，但是
給別人的感覺却是頑固不化，執行任何
事情，均有一「不見黃河不死心」的執著

辰月(國曆大約四月五、六日)

五月五、六日)

做事腳踏實地，動作緩慢，穩紮穩打
型。發脾氣時很兇，性急躁，對金錢敏
感而有觀念。

巳月(國曆大約五月五、六日)

狡猾靈敏，看事情不對，都能及時閃避
。有突發性的暴躁脾氣，頗固執，喜嘮
叨，要求高，動作快。

午月(國曆大約六月五、六日)

爲人剛健，個性直，有虔誠的宗教信
仰，心善良，是遵守既定規則行事的人
。喜發牢騷，愛打抱不平，好面子，小
氣嘮叨，較不懂得變通，易使別人受不
了。

未月(國曆大約七月七、八日)

八月七、八日)

固執型，耐力強，凡事均要親眼所見
才肯相信。自己認爲是擇善固執，但是
給別人的感覺却是頑固不化，執行任何
事情，均有一「不見黃河不死心」的執著

辰月(國曆大約四月五、六日)

五月五、六日)

做事腳踏實地，動作緩慢，穩紮穩打
型。發脾氣時很兇，性急躁，對金錢敏
感而有觀念。

巳月(國曆大約五月五、六日)

狡猾靈敏，看事情不對，都能及時閃避
。有突發性的暴躁脾氣，頗固執，喜嘮
叨，要求高，動作快。

午月(國曆大約六月五、六日)

爲人剛健，個性直，有虔誠的宗教信
仰，心善良，是遵守既定規則行事的人
。喜發牢騷，愛打抱不平，好面子，小
氣嘮叨，較不懂得變通，易使別人受不
了。

未月(國曆大約七月七、八日)

八月七、八日)

固執型，耐力強，凡事均要親眼所見
才肯相信。自己認爲是擇善固執，但是
給別人的感覺却是頑固不化，執行任何
事情，均有一「不見黃河不死心」的執著

辰月(國曆大約四月五、六日)

五月五、六日)

做事腳踏實地，動作緩慢，穩紮穩打
型。發脾氣時很兇，性急躁，對金錢敏
感而有觀念。

巳月(國曆大約五月五、六日)

狡猾靈敏，看事情不對，都能及時閃避
。有突發性的暴躁脾氣，頗固執，喜嘮
叨，要求高，動作快。

午月(國曆大約六月五、六日)

爲人剛健，個性直，有虔誠的宗教信
仰，心善良，是遵守既定規則行事的人
。喜發牢騷，愛打抱不平，好面子，小
氣嘮叨，較不懂得變通，易使別人受不
了。